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48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面子

一次去作协开会,迟到了,才落座朋友就拿我开涮说,老吴你现在面子不小嘛!你不到场,居然会不开;你一来,主席就宣布开会了。主席也很幽默,怼他说,你囊不景气,苏童、叶兆言走到大街上,认出的人不多,老吴这张脸一上街,恐怕没几人认识的。

这都是早些年的故事了。如今我已退休,每天不在电视上叨叨,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只不过每晚应酬的饭局还有许多。一次在外吃饭,人前人后张罗的一个小领导,为了在他的领导面前显示他路子野,人头熟,挨个儿拍肩敬酒。结果喝多了,舌头带不住刹,红头紫脸地教训我说,老吴你囊不给我面子,我敬酒是看得起你,你不喝就是没拿我当一壶!每回你一开口我们就破财……他的领导看他越说越不像话,赶紧喊人把他拖了下去,还叫我别介意。我哪敢介意啊,他的酒话也是真话,这年头人情关系就是等价交换,他没价值了,也就没有面子了。那晚老妻原打算叫我帮一个朋友解决孩子入学问题的,我对老妻说,人在社会漂,随时会挨刀,要称称自己身上几斤几两肉。

虽然我的面子是老米跌价,愈来愈不值钱,但有时还必须甩出来用上一用。前天早上,我正睡懒觉,手机突然响了。同事老速来电话说,他大嫂正在医院急诊室,可医院现在没有病床,“老吴你面子大,能不能帮忙?10天内大嫂3次发作晕过去,每次喊救护车送到医院她又醒了。没有病床,医生建议还是回家观察。”老速焦急地说,“我们心里急啊!”

老速是我老友,他说的这个大嫂,是他大哥速泰熙的老伴。速泰熙可是南京文化名人,雨花台、新街口地铁站广场都是他的设计大手笔,在全国获奖无数。问题是,如今我能找谁

□南京 吴晓平

呢?前些年我没退休时,是南京几家大医院的行风监督员,找哪家医院领导打个招呼都可以。现在不行了。忽然想起一医的张俊杰,心内科领军人物,刚提的副院长,找他一定解决问题。可惜我跟他没有深交,仅一面之缘,也不晓得他给不给我面子?人命关天,我也顾不得老脸了,直接给他电话,对方果然不接;厚着脸皮,又在微信上给他留言。一通操作完毕,想想还是不踏实,凌晨苦雨,病人还在走廊上焦急地躺着哩!赶紧起床直奔医院,看能不能侥幸碰上原来认识的一些医生(也盼他们认出我这张老脸)。还没到医院,张俊杰回话了,原来他正在长春出差,才起床看到手机。他几句话问清情况,二话不说,叫我将病人先送病区,他来协调。我一边通知大嫂速去病区,一边往医院赶。急匆匆跑进病区,看见大嫂孤零零睡在推车上,八十高龄的速泰熙老师佝偻着腰,颤微微扶着床边,似乎一阵风都能吹倒。我心里一阵酸疼:以后我们老了,病了,岂不是一个下场?也来不及想许多,急匆匆进护士站,陪着笑脸,讨张凳子,先扶速泰熙先生靠墙坐下。然后再去医生办公室,沟通床位……第二天一大早,刚从长春赶回来的张俊杰就亲自到病区查房,仔细诊断大嫂情况后,电话告诉我,病人病情很复杂,此前装了两个支架,心脏瓣膜还有问题……最后他说他亲自主持,将这些隐患一一排除。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千恩万谢,然后电告速泰熙。速老师听后几乎哽咽了,连声说,还是你面子大!

其实当时我也很感动,我说,真不是我的面子,张俊杰家传六代行医,他说病情就是病情,知道就一定会帮忙——有他们医者仁心的里子撑着,才留所有病人的颜面!

是无畏(胃)的,你想听什么,随便问吧。”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个多么豁达而轻松的心灵。

三天前,我陪同江苏省作协一批作家参加“山乡巨变·文学赋能乡村振兴”主题实践活动,其中一位作家和我聊起他对文学的热爱。

原本他大学毕业成功考入南京郊区一社区当村干部,但他为了追求文学写作的梦想,辞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四川一高校当讲师,后又辞职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我有点替他可惜。

可他笑着说,趁着年轻有热情的时候,一个人了无牵挂地去追求自己的文学梦,将来才不会后悔,也无遗憾,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别人的眼光不重要。他说:“我不仅仅是活着,还要想如何更好地有目标地活着。”

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不羁而轻松的智慧。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一个人的人生匆匆而过,而阳光的心态,比照那些庸常,多了一份快乐;比照那些喧嚣,多了一份淡定;比照那些世俗,多了一份从容。

安安、健健康康快快长大。我参军后的前十多年,因为当时还没有固定电话、手机,除了平时正常的通信联系外,每到我的生日前一周,总能收到姨妈寄来的信,提醒我生日到了,一定要吃一碗面条,祝福我生日快乐。后来有了电话,在我生日前一天总能接到姨妈电话,与收到生日信一样的提醒和祝福。在我们的父亲去世后,姨妈对我们兄弟生日祝福增加了浓浓的仪式感,每到我们兄弟生日,当天的早晨,姨妈总要督促姨夫在我们已无人居住的祖宅院子里烧起早已准备好的高高的斗香,放一场鞭炮。

我离开家乡45年了,姨妈为我过了44年的生日。在外工作,集体生活,工作繁忙,我对生日的概念越发淡化,如果没有来自姨妈的提醒和祝福,绝大多数生日肯定是忘记了。有的时候收到姨妈的嘘寒问暖,殷殷祝福感到不以为意,总感到一个简单的生日就像平时的某一天一样,怎么姨妈如此的重视,左叮嘱右祝福,是不是老人们都一样,心心念念的只有心里头这些琐碎之事?

蔷薇花一年复一年如期的盛开,还是那般的清香,但今年蔷薇花开之际,我却感到生命中缺了什么。我知道,那个自我出生到一个甲子年岁一直为我过生日的人走了,盛开的蔷薇花少了温馨,我的生日少了母爱。

## 阳台上长葵花

“五一”假期里,小女外出访友,带回来一棵葵花苗,刚发芽,才两瓣叶,柔柔弱弱地长在纸杯里。要赴外省上学了,她特意将花苗托付给我,让我好好照料,我岂能怠慢?

家住四层楼,我没在阳台上种过葵花,按照我的经验先给纸杯下面钻了孔便于渗水,又将小苗放阳台上吹风,透气,晒太阳。没几日小苗开始放大叶,越来越浓绿。又将花苗换上瓦盆,特意用了营养土。每日里细心照料,浇水,施肥,松土,治虫一样不少,眼瞅着苗子茁壮成长,我也开心。拍了图片给小女看,连竖大拇指点赞。如今葵花苗有筷子粗,高度可是超过了筷子,我不知这到底是观赏用的小葵花,还是结籽可炒食的大葵花,若是后者,我有点担心了,阳台上种向日葵,可以吗?

作为农家子弟,我对向日葵一点不陌生。田间地头、门前屋后常要种上几排,这东西泼水,不必施肥打药,自会攒足了力气蹿个头,壮茎秆,长阔叶,叶与秆上皆生茸毛,粗粗拉拉的,长到一米多高时自会开花,开在茎秆顶上,就一个花盘,大饼似的,周边是一圈金灿灿的舌状花,“饼”面上则开着密密的管状花——我们俗称“葵花饼”。开着开着,就有小蜜蜂“嗡嗡”飞来采蜜授粉,然后,葵花饼上就长出了葵花籽,一圈又一圈排得拥挤又整齐,就是一圈圈同心圆,想得到其中一粒,得用力抠才行,于是葵花就成了团结的象征。学生时代,班上排演舞蹈《绣金匾》,哪里找那金匾去?有女生去地里割了几个盛开的葵花饼,说这不正好是金匾吗?只是那金匾太大举在手上太沉,一场舞下来,小女生们额上都沁出了汗珠,花瓣落了一地。

葵花分大花小花两种,大葵花一生只开一朵花,结出的葵花籽自然是炒得香香的,堵了我们的馋嘴。记得在乡间看露天电影时,口袋里总要装上两把的,自家种的,吃起来格外香,高兴了分些给伙伴,边吃边聊,惬意得很。砍了花盘的葵花籽可以当篱笆,上面开几朵天蓝色牵牛花,又朴素又安静。老家未见用葵花籽榨油的,没那么多田地种葵花啊。让我难忘的还是我当兵时的驻地晋北,那里的葵花是真多。葵花饼自然也多,农闲时候,男女老少在小院里聊天,人手一只葵花饼——新鲜的,随便砍几只就是。他们边嗑边聊,边聊边嗑,五谷六畜,天南海北,张家李家短,聊完了,一地的葵花籽壳。便是村里开会,也是人手一只葵花饼,边嗑边开,嘴里不停,手也不停,那会开得真是接地气,葵花籽嗑得真香。那里的人们好像特别爱嗑葵花籽,且对新鲜的葵花籽很有兴趣。进门就递过来一只葵花饼,像用橘子苹果招待客人一样自然。没有新鲜葵花籽的季节,他们才嗑炒熟的葵花籽。

小葵花当然也结籽,不然怎么繁殖?但很小,乌黑,没人吃。小葵花爱长侧枝,一根侧枝上开一朵花,长不太高,花也不算大,养分全用来长侧枝了,就是梵·高画的插在瓦罐里的那种。

我不知小女带回来的这棵是大葵花还是小葵花,我希望是小葵花,可以长在阳台上开花。但我更愿意是大葵花,那我就移栽到楼下花园里了,不但可以美美地赏花,还能吃到喷香的葵花籽。

□兴化 朱秀坤

## 抬头望望月亮

难得入夏后没有淅沥夜雨的一个月夜。窗外星空辽阔,月色清亮,虫声起伏,我独自在书房夜读,再次捧起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

即使是重读,即使在人生春夏秋冬的很多个夜晚里多次翻阅过这本书,可当读到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世俗庸碌的生活里,听到内心来自灵魂的呼唤,终于不顾一切放弃稳定丰厚的工作,为了理想毅然选择离开,深陷贫寒困苦却依旧坚守自己的初心时,有种类类似于糅合了感动和激动的情愫,依然顷刻间涌进我的心房。

记得有人曾经在看过这本书后评论道:“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此刻夜已深沉,窗外月色愈加清澈明亮,再次反复咀嚼起这句评论中字里行间的意味,我不禁有些欣然神往,整个人仿佛从柴米油盐缠身的尘俗里跳了出来,暂别喧嚣与迷茫,寻找到内心深处的纯粹,回归宁静,回归自己的天然和本真。

很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将读书分为两类,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前者如人磨镰、银行职员数钱,纯粹是职业的需要,后者则是一种心灵的消闲、精神的畅游。事实上,人到中年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坚持读一些工作需要以外的书。尤其是夜里,当周围慢慢安静,我会摘掉白日的世俗面具,静静地阅读一本能够让自己彻底卸下心灵盔甲的书。

几篇干净通透的散文、一本曲折饱满的小说,或者是三两首清新脱俗的小诗,每个独自阅读的夜晚,当完全沉浸于文字的世界后,我常会获得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满足。伴随着手中书页的翻动,那些源于生活又时时刻刻画着生活的灵动文字,常常可以令我从生活的纷扰中挣脱出来,给心灵带来一些美好,一份恬静,令我再放缓脚下的步伐,独自清静心,醒醒神,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

夜读时,我常会望向窗外静谧的黑夜,尤其是有月光的夜晚。

□云南 泸水和智楮

## 阳光的心态

三十多年前,我特别迷恋同学用桃叶做的乐器,随便一片桃叶,夹在两片嘴唇间,马上就有音乐流淌出来,而且抑扬顿挫,舒展流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每次同学喜欢靠在一棵树上,一抹翠横在两唇间,边看着书,边吹着,旁若无人。天是她的天,地是她一个人的地。

我用竹叶做成一只只小船,放在水里,伴着她的曲子,看着小船在水里静静顺水流淌,我们俩坚信,伴着乐曲声,我们的小船一定会顺着水流、流进长江。

同学们笑我们天真,可我们总能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享受着大自然无与伦比的馈赠,享受着自己能找到的快乐。

三个月前,我读到一篇文章,剧作家沙叶新曾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少十斤”,仔细一看,原来是将名字的每个字劈成两半。沙叶新开玩笑说:“将沙叶新砍去一半,也不过少十斤,可见沙叶新无足轻重,一共才二十斤。”

胃癌手术后,有记者采访他,他照例幽默不断:“因为癌症,我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我也

□南京 陈思

## 蔷薇花香

又是一年初夏来,又是一季蔷薇开。初夏的暖风带来阵阵幽幽的蔷薇花香,我的心却生出丝丝伤感,生日快到了,可那个自我出生起一直为我过生日的人却走了。

那个为我过生日的人是姨妈。姨妈是我妈妈的亲妹妹,也是外公外婆最小的孩子,生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去年底因病离开了人世。

听妈妈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在东北当兵,妈妈就住在外婆家,方便外婆平时照看我。当年的姨妈还是个学生,每到放学之时,姨妈就像小燕子似的飞奔回家抱着我在村子里、田野边游玩,教我辨认花木、庄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不能像如今这样敞开肚皮大口大口吃白米饭,一般是一小碗米与山芋或者萝卜等放在一起煮一大锅饭,其实几乎都是山芋萝卜,几乎见不着米。当我断奶后自己能吃饭时,姨妈总是像大海捞针一样,把米一点一点捞出来,专门给我吃。我过生日时,姨妈更是用纱布将米包起来,与山芋萝卜一起煮,让我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妈妈因医疗事故突然去世,当年我和弟弟们都很小,姨妈姨夫每到我们兄弟生日时,都要来到我们家,为我们下一碗生日面,怀念我们的妈妈,祝福我们的生日,希望我们平

□南京 陈健